

思绪悠悠

山间竹梦

□ 陈爱松

溯洛河而上，水流是我们的向导。

从洛阳出发，一路西去，高速公路与洛河缠绵相依。至洛宁西，离洛河，沿支流向南，渐入群山之中。路随水转，青山葱茏，水波清亮，牛羊悠闲吃草。过兴华镇，见“筑梦小镇”宣传画。沿途村庄道路通畅，村容整洁，时见修竹月季映白墙。

至两山相夹处，公路伸进山谷密林，不见了。谷口一村，曰“沟门”。真为沟之门，绿水人家绕，鲜花路边笑，彩石河底铺。我们忍不住停车，下到河边，捡好看的石子。坐石上四望，三面青山，一溪碧流。风是流动的河流，带着水的澄澈与山的青绿。

目的地竹梦小镇靠近谷口，是乡贤返乡创建的生态园。园子很大。竹林，田圃，池塘，小院，树林，帐篷，隔而未隔，界而未界，曲径回廊，移步换景，好像怎么也走不完似的。正是五一假期，园里游客不少。步竹径，荡秋千，帐篷前品茶，石桌前闲坐，都带着亲近自然的惬意。

入住房间，处处见竹。竹篱，竹门，竹床，竹箱，竹桌，竹椅，竹画。每个房间都有一小庭院，开窗即见景。午后小休，水声，鸟声，风摇竹声，声声绕梦。

竹梦小镇，自然竹多，大片大片摇着清风。竹径弯弯，小溪淙淙，黄色的野花临水照影。竹笋们穿着暗红的衣袍，争着向上仰望。园主人说，明天再来看，就会高出一大截儿。

洛宁是淡竹之乡。《山海经》载：“熊耳山，其附近山上有竹。”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写洛宁：“三步两孔桥，四面五园竹。”久远的岁月里，竹与生活紧密相关。“食者竹笋，庇者竹瓦，载者竹筏，爨者竹薪，衣者竹皮，书者竹纸，履者竹鞋，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？”

洛宁之竹，尤有奇处。传说伶伦制乐器，即取于此。武皇十万宫延乐中有用洛宁竹制作的笛箫笙竽，纱灯多以洛宁竹为筋。清时，每年贡竹，太医烧竹取游，有清热化痰之效。民国时，洛阳宫灯所用竹，也来自洛宁。几十年前，洛宁“燕帘”曾大量出口。悠悠岁月里，洛宁竹筏，载着竹器，沿着洛河，浩浩荡荡，迤邐东去。

竹梦小镇可游可憩，也是一个研学基地。研学厅里有竹制工艺品展览。竹筒，竹书签，竹花瓶，竹花架，竹包，竹小鸟，竹茶垫……

孩子们可以欣赏，也可以动手制作。也有豆腐专题，用文字讲述豆腐的历史，用实物与雕塑呈现制作过程。兴华特产“铁钩豆腐”，竟可用铁钩钩住来称。这是因为乡风淳朴，豆腐压得瓷实之故。晚餐时，我们品尝到了鲜嫩的竹笋，也装到肚里了一本“洛书”——用兴华豆腐做成、展现“洛出书”典故的菜。

园里保洁的、做饭的、管田圃的、看大门的、铺路的，都是村里人。与管田圃的老汉交流，他说，每月能开2000多元。儿子干啥？前几年在外打工，后来村里游客多了，就回家弄个奇石园。河里的石头用刀切开，一打磨，像好看的画。他嘴角的笑纹一直漾到耳朵边。

夜来了。是将满的银月。明星点点，散在山头，仿佛野花开到了天上。城里的星星都跑到乡下来了。

晨起，不舍得睡，逛村庄。劳作的乡亲，奔跑的小孩，才是乡村真正的风景。鸟也醒了，风也醒了，晨光也醒了。村庄也早早醒了。芍药开着，月季开着，好客的樱桃树把累累的玛瑙递过短墙。小狗摇着尾巴，一点也不怕人，凑近我们的镜头仔细看。两位老妇在菜园里摘菜，热情地回应我们的问话，还问我们吃饭了吗，说回家一起吃饭。淳朴的笑容熨帖人心。

每条小巷都弯出了风景。上游引来的溪水穿村蜿蜒，洗衣的石头摆在溪边。瓦屋白墙映着蓝色鸢尾花。小竹筐靠在大槐树下，衬着短墙。老核桃树下，石碾周围立着石碾，等着人随时小坐。

我们在一家门前拍樱桃，老人走出来，笑着说摘着吃吧，熟透就掉了，人不吃也是留给鸟的。他的小孙孙立刻从门后拿出竹夹，站在石头上要摘给我们。

小村庄里居然还有公交车，通向山谷深处更远的村子。人家外墙壁的装饰都极具美学意趣。路过一家民宿，主人夫妇很热情地邀约喝茶。他们说，在村里的动员下，去年开了民宿，没想到生意不错，都是网上预订的。

宁静，淳朴，美丽，富足。这正是我梦想中的小山村啊。多年前，我曾两次来洛宁，这次让我惊喜不已，昔日的乡村已羽化成蝶。竹梦，筑梦，真好。这梦是田园之梦，生态之梦，文化之梦，幸福之梦。

心香一缕

如果朝花可以夕拾

□ 苗君甫

时光的河入海流，光阴的箭穿云过，山河的故事还在书写，童年的味道纯真甘甜，有无数块回忆的方糖在心中缓缓融化……

静静品读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，好像悄悄走进了鲁迅成长的时代，静静聆听先生讲述自己年少时的故事，好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。《朝花夕拾》是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，收录了10篇散文，其中有7篇是描绘故乡和童年的。

《朝花夕拾》，顾名思义，早晨的花傍晚捡起，其原名为《旧事重提》，先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自己童年时代的点滴往事娓娓道来，也用幽默讥讽的文字描述往事，并夹杂着对黑暗社会的批判。

一篇篇阅读，《猫·狗·鼠》中少年鲁迅与猫结下的仇怨，让人忍俊不禁；《阿长与山海经》中少年鲁迅对长妈妈的深切怀念，让人潸然泪下；《五猖会》中少年鲁迅对热闹非凡的庙会的心神向往，让人身临其境……我还看到了先生的慢慢成长，从幼时的天真无知到求学时的勤奋努力，再到拿起笔杆，弃医从文的坚定信念。

灯下走笔

70后的日记本

□ 郭亚格

年底拆迁，翻出好多压箱底的东西。

结婚时老妈为我做的两个陪嫁花棉袄，褐红色点缀小花，老妈手工盘的一字扣，二十多年了，那棉花还是柔柔软软。

细致叠好，这已不是简单的一件衣服，这是传统，是惦念，我要一直保存着这份温暖的爱。

还有一大摞信件和两个日记本。

信件多是孟津、涧西邮过来的。大概是1993年，17岁，我第一次去安乐一家服装厂打工，和服装厂一群小妹妹之间的通信。信里多是琐碎事，有一封信问我现在如何，心情好了没。当时为啥心情不好呢？记不得了，也许是因为相亲吧。十七、八岁，青涩时光，相亲才是青春岁月里天大的事吧。

水渍洒染，封面已经发黄，看到日记本的刹那，我竟然恍惚起来，素年锦时，多少的惊喜、多少的失落、多少的过往的牵绊，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日记本的扉页写着“私人禁地，外人不得翻阅。”服装厂旁边就是部队的驻地，门口赫然立个牌子——军事禁地，外人不得进入！

日记本的这句话就是从部队的牌子上抄袭而来，这日记本也是我的禁地。字迹歪歪扭扭，惨不忍睹，如今我的字依旧不好看，好歹现在是电脑打字，别人也看不到。

家里有一辆自行车，在服装厂上班我一周回来一次，风吹日晒，我竟骑车来来回回一年半有余。

那时候伊河上还没有大桥，司马村和对岸的刘富村联合搭了一个简易的小桥，桥面有一两米宽，木板上又铺了沙子，旁边连个栏杆也没有，桥两端架了两道木杆用来收费。一天24小时有人值守，自行车摩托车每次五毛，汽车不让过。每次从那过，我都胆战心惊，生怕掉到河里，

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长妈妈。长妈妈虽然愚昧迷信，但却淳朴善良。她是底层的劳动妇女，却心怀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先生的深深疼爱，她为鲁迅买来了他渴望已久、最为心爱的宝书——《山海经》，仁厚善良是长妈妈最美好的品格，也是先生怀念长妈妈的原因所在。

书是桥梁，让人思接千里；书是翅膀，让人心游万仞。畅游茫茫书海，感受文字的魅力，感悟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。品读《朝花夕拾》，让我惊叹语言构思的巧妙，也让我憎恶当时的黑暗社会。

童年已经离我们远去，留下的只有点点滴滴的回忆，当“旧事”被重新提起，溜走的时间仿佛在记忆里更加深刻。品读《朝花夕拾》，体会着和先生不同时代的童年记忆，一切渐渐回归温暖与澄净。

如果朝花可以夕拾，也许做个拾花者能更长久，拾起自己曾经遗失的美好落花，一枚枚捡拾起来，珍藏起来，汲取力量，伴我们走在每一个当下、走在每一个未来！

更心疼那五毛钱。我常常有这样的念头，如果没人把守最好了，或者守桥人去厕所了呢，我就偷偷溜过去，省那五毛钱，那年月能办很多的事呢。不掏钱的念头每次都有，但每次到了桥头我话也不敢说，乖乖地掏钱。

安乐师范学院后面有小巷子，曲曲绕绕的，里面好多小吃摊。

小焕在里面摆了个煎饼果子摊，和我一样的年纪，人家都会做生意了，我只会按部就班地蹬缝纫机，我太佩服小焕了。晚上下班，我去找小焕，她就带我从小门进到师范学院里转，高高大大的图书馆，一群一群的大学生，同样的年纪却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，不免心生惆怅。

有一天，小焕神秘地说，让我陪她相亲，我兴奋地东问西问。她捶了我几下，说，别问，到时候要帮我好好看看！我嗯嗯地答应，心里念叨，一定要替姐妹把把关。

见面是在晚上，男方的姐姐削苹果给我吃。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把苹果皮从头削到尾不带断的，我惊呆了！

能把苹果皮从头削到尾不带断的，这大概就是淑女的模样吧。这么多年，我依旧削不成从头到尾的苹果皮，这大概也是我做不成淑女的缘故！

那年临近春节，小巷子里有人在摆摊写春联。有天傍晚，有个十七八岁的女生，摊位上几副春联还没卖掉，其中一副内容是：

萧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催。
从今若许闲乘月，莫使农家腊酒浑。
现在想来，那样的内容，适合春节吗？
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。
心底一声叹息，合上日记本，也合上了我的青春。

至爱亲情

扳指

□ 杨群灿

小时候，时不时见母亲手上戴个物件，那物件像一段竹节，那么笨重，远比不上我用麦秸篾片编的戒指戴在手上灵巧好看。

懂事以后，我知道那叫扳指，是一枚有品位的装饰品，但估计也不是多好的料，黄中泛点淡绿，而且素面无工，上面既没有文字，也没有纹样，不会咋值钱，但在母亲眼里绝对是珍宝。

我注意到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母亲必戴，有很多时候不年不节也戴。母亲戴的时候一般戴到左手拇指上，以免妨碍右手干活，闲下来时会用衣襟揩拭一番，呵护有加；褪下来后，会将它仔细包在一块绒布里，放到衣箱里的一个小木盒里。

后来，母亲向我揭示了秘密，说谁谁今天生日哩。原来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，老人家的十多个孙辈外孙辈的生日，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在不识字的母亲的烟火岁月里，她的世界那么小，按照属相和旧历，她不厌其烦地在心里计算，排出了全家人的生日顺序，所以有些孙辈即便长年不见面，她记的生日也准确无误。每逢家人生日，母亲就会拿出那枚玉扳指，郑重其事地戴上——她用自己特有的、旁人不易察觉的方式，坚守着自己的仪式。一枚玉扳指，在母亲手上淡化了装饰价值，饱含了母亲无休无止的牵挂和惦念。

我与母亲同月同日生，有一次在母亲为我俩戴扳指的那天，我问我出生时的情形。母亲告诉我，像几个哥哥和姐姐一样，奶奶仍然充当了接生婆的角色，在锅台上烧了热水，从床下摸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，颤抖着手艰难地较了几较才把我从母体脱离开来，然后抓一把还冒着热气的草灰按到创口上，然后我就来到了人间——母亲平静地叙述着，我却听得惊心动魄，泪水涟涟。

一盘大磨上，开始扯着脖子向前拉了。

两口子买菜做饭送俩孙女上学，还要照看两岁的小孙子。他们儿子的工作单位本在洛阳，估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，移到了南方，所以儿子半年才回家一趟。儿媳连生三胎，尤其是生了男娃后，虽顺心如意，但也觉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。儿媳在附近找个事情做，据说连个休息日都舍不得，总是晚上疲惫归来，再接两岁小娃回家单过。表姐心疼儿媳回家冷冷冷灶灶的，就合在一起吃饭了。

表姐常说：孩子们正难着呢，能帮就帮他们一把。再说孩子们又不是不正干，他们也在努力忙活呀。咱能继续出力，也是高兴的事儿。

三月我在北京，听母亲说五姨住院了，五姨一直躺着不让亲戚们知道。又听母亲说五姨刚出院，伤口的线还没拆呢就去看她。四月我回洛阳，第二天就去五姨家探望。谁知在院子里喊五姨好久，她才听见。她从三楼下来，满头大汗。我问她在忙什么，她笑说：俩年轻人要租房，得好好给人家接接接。我心说：五姨啊，你的病还没好利索呢。

或许在生命的长途跋涉中，身体的承重与不断磨损都是正常的，时不时出现漏洞停顿一下修修补补也是正常的，不必大惊小怪，也不必一蹶不振。只要能继续上路，能继续前行就好。

四月底，我也做了一个手术。但五天后我带着背部小拇指长的没拆线的伤口，骑着电动车，在初夏的早晨，照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夏风吹来，心里一阵欢欣。

罗曼·罗兰说：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

生活在继续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英雄。

岁月有声

生活在继续

□ 怡然含笑

听说92岁的老姨发烧不止，赶去看望。老姨住在万安山，面南的小院盛满阳光。阳光里围着一群老人，有打牌的，有看打牌的。我和夫君站在只有围墙没有大门的门口，喊了几声老姨。

老姨的耳朵听不清已有多多年，眼睛也朦朦胧胧的。她正坐在牌桌旁，低头辨认手中的牌。紧挨她的一位老人拍拍老姨的胳膊，嘴巴凑到她耳朵边大声喊：你家——来亲戚——了。老姨这才转过头来……

老姨有五个孩子，孩子们多次接她同住。大表哥甚至把老姨的床铺都揭了，锅碗瓢盆和冰箱也拉走了，但老姨住了两天又打道回府了。她口口声声说自己过，只要自己能动弹，就想自由自在，不想麻烦孩子们。

有煤气灶老姨不用，有电磁炉老姨不用，她拾了一院子柴火，堆得比院墙还高，在房后还开荒种着几畦菜，养的几只鸡在院里院外摇晃着……

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老姨看看那一群仍在兴致勃勃打牌的老人，抿嘴一笑说：我输了三块。我和夫君笑着鼓励她说：能继续打牌，输了也不算输。

听说63岁的表姐住院，赶去看望。她躺在病床上，少气无力，胳膊上挂着吊瓶，大拇指夹着血氧仪，鼻孔插着吸氧管，床边桌上还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方盒子，盒子上的数字和线条闪闪烁烁，从里面伸出的几根电线，通向表姐盖着的被子里。我估计是监测血压与心脏的什么仪器。

表姐是在家里头晕站不住才来住院的。医院诊断为多发性脑梗，不过都是支路的细血管，但也得溶栓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出不了院。

过两天打过去电话问候，表姐说：能坐起来了。又过两天，表姐说：能下床了。一周后，表姐说：能到医院门口的饭摊上喝浆面条了。十五天后，再见到表姐时，她和姐夫又像往日一样，拴在自家的



远山

倪睿 摄